

# 祈听水声

马牧边 著

辽东文学社

# 祈听水声

---

马牧边 著

辽东文学社

一九九二年

主 编:熙 高  
责任编辑:冯金彦

祈 听 水 声  
马牧边 著

---

封面设计:吴若子  
责任校对:刘兴雨  
版 式:谷 子  
出 版:辽东文学社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80 千  
版 次:1992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BCHLTZ—1992—58

---

定 价:4.00 元

## 谨以这本小册子赠给四代女人。

母亲，从山野茅草土屋走出来的一个大字不识的苦命女人，颠沛流离大半辈子，惊魂悸动到闭目而今早已西去，但我不信那边有极乐世界。

妻子，年轻时漂亮有文采，从迢迢蜀都跟我来到辽东大山沟，生活不惯，还屡遭株连，受尽委屈，一个早年入党的女高级知识分子，对党赤诚未改初衷，晚年身患绝症，卧床不起，已骨瘦如柴，在我眼中依然美丽。

女儿，刚上小学遇到十二级台风。虽然读完大专课程，先天不足接不了我的班，但心地善良，足矣。

唯一的外孙女，出生在甜蜜的年月，乳名乃叫甜甜，祝福她甜甜一生。再也不要象上三代女人那样各有各的又有相似的不幸了……

马牧边

## 目 次

街头小景 .....	1
遗落风尘 .....	4
被拍卖的初恋 .....	19
小轩窗 .....	25
读眸光 .....	28
箫之血魂 .....	31
江海的诱惑 .....	41
沉江 .....	44
萤火虫在繁花丛下 .....	48
山泉教我唱许多歌 .....	52
远山 .....	58
塔啸 .....	63
多打开一扇门 .....	67
苍山·雾海·古栈道 .....	72
山风,吹起了麻花蓝围裙 .....	77
生辰咏叹调 .....	82

没有月光 没有星光	86
人间山水	89
鸳鸯之难	94
祈听水声	96
天籁	99
古炮与女孩	102
太阳,我的礼赞与思索	104
诗星之祭	108
琥珀石	117
三月雾	119
又见锦江又见锦江了	121
漏河	124
蜀道行	127
桥的感悟	130
滚雪	133
遗诗文记	135
后记	139

## 街头小景

有条沸沸扬扬的大江从城边的石坝下日夜奔涌东去。那座城池和若干古城一样有着什么莺啼燕舞烟雨夕照之类的八景。据说倒还旖旎秀丽，我却没有游览欣赏过，可能美学情趣不高品评不出子午卯酉来。倒是朝朝暮暮亲眼目睹街头有个蓬头垢面脏兮今年衰体弱的老盲妇。手握根大姆指粗细的竹杆，的的答答的叩路蹒跚移步，冷风时时倒卷起她那一身蓝补丁黑补丁花补丁的破烂衣衫，走走停停，伴随着沉吼的江涛发出凄凉嘶哑的哭咽声。

时而，在落雪的暗夜，悲声如远古荒冢里一条饿狼的号叫，在沉郁的浩漠的苍穹飘摇……

夜雪被越过秦岭的朔风吹得纷纷扬扬，将她乱蓬蓬的焦发罩上一层惨白，少许贴在脸颊上雪花溶成了水珠儿，顺着鬓角滴滴滚滑进前胸后背上，又有的雪水从露出布面的灰黑色的棉絮中渗滴出来。

夜夜听见她那微弱的充满怨恨的泣声，从街的这边移到街的那边又折进幽幽的小巷，这悲凉的音调似乎给江城居民们添了点酸涩，但没带来含有恐怖不安的情绪，居民们传来传去有关她可怜可悲的故事，听惯了也就不怪了，如同磨房里添磨的女人对蒙眼瘦驴子一圈一圈地拖着沉重的石磨，石磨哼出吱吱呀呀的古调一样习以为常很顺耳了。

突然，有一夜，她的悲咽声分外刺耳，没多久那声音也泯灭了。

次晨，雪絮飞成漫天烟雾，北风怒号，街旁的树如条条喝醉酒的昏汉，东摇西晃。在一排高大的专署后街灰色青砖墙角处，她，那个被市井居民喊叫着疯子的双瞎眼的老太婆，僵硬的勾屈着两条柴棒般的双腿，两只木炭似的手臂延伸出来扎撒开炭黑的手指，深深地朝胸怀间探去，她一丝气息也没有了，围观者无法猜测在她呼出最后一口气的刹那，她向往的是什么？在黑暗中幻见人世上的又是些什么？

雪停了，人们在街头小巷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没人关注那墙下似跪似卧的老太婆，偶尔有行人不屑地瞥去一眼，没有丢下叹息，似乎，在这座城池多她少她的泣声既没增添多少骚扰，也没减却些许寂静。

许多天后，阳光从云隙中闪耀出来，积雪开始溶解成泥水，墙角处僵硬的老太婆如根陈年的枯树木桩在泥浆里日渐泡软瘫了下去。或许有怪异的腐烂腥臭气味飘进了署衙，这才被席卷埋进郊外乱坟岗子里去了。

不知我是打哪儿冒出来一点奇疑，对那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卑微的老太婆，对她疯疯颠颠的泣叫竟无人过问，我思索着。

我探听出抗日战争刚胜利，县衙传下上面的旨令，按户出了去打仗，老百姓说：“刚打完胜仗还打啥仗呵？”保长说：“上面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她再再乞求保长留下她唯一的儿子，先前那两个儿子已在战场上流干了血没有再回来，这个儿一走就断了她的生路。保长把她支到联保主任那儿，主任说：“不出丁拿20个光洋(银元)雇人顶着去！”

她儿听完这话，把草帽一搵，气汹汹地说：“我去！”，儿子走了，一去无消息，她天天盼不停闲的往联保主任家跑，主任说：“这事归县里管，你去城里问问吧！”于是她被支进城里来，抱着天大的祈愿让七品青天大老爷放她儿子回来，甬说没见着父母官，连朝南开的县衙大门也没让她迈进一步。

没有多久，她沿街乞讨双眼急瞎了，每天在街头巷尾哭喊着泣叫着她三个儿子的乳名，间或，她听见身后或迎面传来皮鞋踏响青石板人行路的响声，她便急忙地跪下，拼命地呼叫：“老爷开恩，老爷开恩，我就剩下一个娃了，放了他吧！”待脚步声走远，她又坐在路旁嘤嘤地哭泣起来。

疯疯颠颠的老太婆死了，江城亦如往昔忙忙碌碌，在夜晚，照常红灯绿灯闪着光彩，推杯换盏的划拳声，声声入耳，明妓暗娼的神女们对过往穿着阔气的老爷们生拉硬扯的卖着笑语。以及小商小贩大叫亏血本出售美国香烟法国香水……

那个老太婆要儿子的哭泣声消失了，反而我的心绪紊乱起来，往往夜半醒来，听着敲更的梆木声声，由街的这边移向街的那边，拐进深深的小巷，梆、梆、梆……

这声声梆木能否敲醒古城麻木中沉睡的心？我探问。

1945年8月 安康

# 遗落风尘

(1945——1946 年间轶事)

覆瓿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竹枝词

## · 城的告别 ·

……友善的目光与祝福的声音，飘流在我的身边，我感觉到送别者馈赠给我的温情。在交谈中也渗出一丝沉郁的叹息，我有些心悸，寒粟一下。转首望着潺潺的小溪流水。

大卡车的喇叭声的的鸣叫，那是催人上车启程的信号，艾乡(李北开)提着我的小包袱，低沉地嘱咐：“有难事来信。好多朋友一走就没音讯了。”

他刚刚说出半句，更多的语言卡塞在咽喉间，我深解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只是默默地握紧他的手。

崔束(高柏苍)拍着我的瘦小肩头，说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死离别，这是人生常事，肖野能常常来信，我们就放心了。”

汽车催旅客登车的笛声又响了，我慢慢地爬进车厢，送别的友人在车外一齐扬起手挥动起来，搅起我激动与痛苦的惜别，我不是西出阳关，尽管狠狠地咬住牙关，泪水还是没有被闸住，眼前一片云雾，呵，古老的梓州，我再也听不见涪江的水声，再也望不见牛头山的一弯新月了。车呵，慢些奔驰

吧，让我再看一眼那灰色的城垛，和城门外送我北上的朋友们的面容吧。

像是跌进梦之谷，我什么也没触摸到，心底是一片空白。

大卡车在凹凸不平的黄土路上颠跑着，甩过一座小镇又一丛破落的村舍。绵渝路是泥泞的，犹如人生之旅，何处没有坡坡坎坎、急流险滩？

同车者有的哼着巴蜀小调，给寂寞的旅途添了一些解闷的情趣。

我怀着如是孤苦又依恋的情愫跟江城告别了。

#### · 强渡嘉陵江 ·

几小时后，车抵绵阳，恰遇七月嘉陵江河水暴涨，桥在江水中露出栏杆，两岸挤满黑压压一片人。想过去的过不去，想过来的过不来，望着江心，水势仍在上涨，满江流着圆木、杂草、整座房脊上骑着人，蹲着牲畜，不时岸上人喊叫：“看哪，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冲下去了。”

有人问：“是男的还是婆娘？”“龟儿子，这个时候还问啥子婆娘！”江水黄荡荡的鼓动着怪声怪气的吼叫声，大船小舟已停泊岸边，我和所有旅客一样焦急而无能为力。想来想去我找到一只小船，会齐一船十余人，每人多出双倍的船价，船老板心也活了，决意冒险强渡，船老板有言在先：不准说话，不准动弹，会水的坐在外沿。众人一一遵命。船到江心，一排丈高的巨浪跃空拍打下来，船舱里灌满了水，吃水线到了极限，不会水的乘客惊叫起来，船老板叱道：“叫啥子嘛，再叫，格老子将龟儿子踢下去喂鳖。”立即鸦雀无声，紧摇几下大橹，算是侥幸渡到彼岸。

我在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较洁净的旅馆住下，不到天

黑，小旅馆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恰逢初夏，雨后闷热，从室外涌进一股汗臭鱼腥的气味，在破烂的纱帐里，我辗转反侧，想起——

在那榴花映眼红的日子，和黎丁、隋末（冉欲达）等几个人，在碧绿的涪江上摇荡一只小船，船在宁静的江面上悠然的顺流而下，我们在船上轮流讲上古神话，或编些离奇荒诞的故事。

也曾和白尔（王指遗）一些同窗友好在茶馆里摆龙门阵。

还想起一年前的除夕，徐放、汪玢玲、金素兰等几十个年轻人，在陆侃如先生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什么创作源泉，诗歌形式与节奏。在红烛的光照下朗读歌德，莎士比亚的诗篇……

怎能忘却，有人说回忆属于老年人寻找心理平衡的一条路，我说回忆是对历史的反刍。不珍惜记忆不会积累生活赐予的财富。

### · 古剑门遐思 ·

在翠绿的山峦中，车子蜿蜒飞驰，晌午进剑阁，进餐，汽车喇叭一声长鸣，乘客慌慌张张登车，这站又多添了五六个黄鱼。人人用口罩，手帕封住嘴巴，只露出一双被黄尘封满变了颜色睫毛下的黑眼睛，眼睛干巴巴的。

汽车驰进密林，有些旅客有滋有味的谈起三国时代蜀中胜景遗迹，在一片松柏林里，我默想葬张飞，张飞并不葬，他在当阳战场上巧布疑阵使个诡计多端的曹孟德不敢贸然进军。本拟要严惩怠工渎职的县令，却认出凤雏先生是个非凡的大智大谋者；屯兵川北植松柏万株福荫后世无穷，何谓葬也？车子在寂静的剑门小街上稍停片刻，又驱车至山口，一座

半圆形石碑上刻有“古剑门关”四个大字，迎风站在山口向下俯视，云涛茫茫。仰望悬崖陡壁，白云缭绕，古松刺天。奇哉雄哉，李白一唱《蜀道难》，无人再敢一试生花妙笔了。

天晌晴，一色脆蓝。如入眠的海，蓝的醉人。

### · 在川边重镇 ·

抵达广元已经有八九天了。

淫雨绵绵，找不着开往汉中的车子，心头焦烦如长出刺藜一样坐卧不安，靠泡碗苦茶听茶客们海阔天空的扯淡，排解打冤家，拉生意作买卖，也有廉价拍卖女人的洽谈。

时而晃进个叼根烟卷，歪戴鸭嘴帽子，半敞胸衣流里流气的醉汉，和淫荡卖笑的妓女，以及走到每张桌边上伸手要小钱的小孩子和残疾人。

小茶馆也是个小世界，无奇不有。

这方水土传说唐代出个武则天（武氏，乃今山西文水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那些须眉们，不论是身著紫袍绶带手执笏板的权贵，亦是征战南北统领十万兵马的将帅，还是一身蓝衫的平头百姓，谁敢不屈膝叩拜三呼万岁。骆宾王的讨武檄文，写的虽然极尽污蔑之言辞，文采媚人，何尝不是正统的大男子主义的思维作怪，女人登基号令天下有何不可？

武则天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女伟人，辱她有几个面首，淫乱之极。而始皇帝的阿房宫内三千粉黛，有终生不得一幸者，其淫乱又有何人发指过？

这个在唐时使多少英雄好汉折腰的女皇故乡，而今太脏太腐了。窄狭而泥泞的小街，街两侧的房檐延伸出来，只露一线天，即或大晴天也难能筛进几缕阳光，苦辣酸臭腥五味刺鼻。靠近汽车站附近街道稍宽，而工厂的黑烟滚滚不息，五尺

之外难见人影。

终于花高价找到黄鱼车(公车外出,司车私自拉乘客,这种乘客谓为黄鱼),出广元,回头望去一轮太阳在云雾深处颤动,有如红透了的鲜果,这风景煞是好看,可能与我归心似箭合拍了。夕阳残照时在褒城换车,抵拢汉中已黄昏时分。

· 汉江之滨 ·

月夜,在南郑,与几位读西北大学的朋友坐在汉江石堤上谈心。

月色惨白,江水惨白。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一些文学创作问题。我说晚来一步,没见到谷风(牛汉)和杨硕,失之交臂。

；从江边一端飘来歌声：

淡淡江南月

照微波荡漾

绿柳依依……

我朝歌声飘来的地方望去,有一片灯火闪耀,我知道那是从伏牛山中渐水河畔迁来的某国立中学,不禁令我追思当年被除名的狼狈情景。

“喂,肖野,你在想什么?”

我顺口冒出:“明天去那学校,拜会几位先生和一些同学。”我没明确的表白回去示威,让那些CC派的混蛋们看看,我还是我。照旧写诗,在西安许多报刊上发表,料他们会看见的。

对那个没收我诗文稿并付之一炬的癞皮狗,我非刺他几句不可。

是夜失眠偶尔听见远处半夜鸡叫,霍然惊醒,见窗纸泛

白疑是天明了，启身从窗洞望去，月在中天，不禁哑然哂笑。

· 骨肉情深 ·

沿汉白公路走回安康，找到母亲。

我与友人C走进河街，在一座新旧参半的庭院门前，一个额前被岁月雕得纵横交错痛楚和忧伤黑纹的老太婆，她是我的母亲吗？在我少年的记忆中，八年前还是很有风采的中年女人。

我注视着滞呆无光的眼神，多凄苦皱纹瘪陷嘴角，抑止不住内心的酸涩，我走过去重重喊声“妈”。她迟疑片刻将我从头到脚瞅个遍，没有流泪，也没抽泣，她攥住我黑瘦的手，瞅我无声地抛泪，她却说：“昨夜我还梦见你回来了，妈不是好好的吗？哭啥！”

晚上，跟母亲挤在一张床上，问长问短，窗纸透白了我才迷迷糊糊过去。醒来，已日上三竿了，陆续有少年时代的同学友好前来探望我。傍晚，我找到东北军后方留守处的主事人，得到确切消息，父亲早已在抗战时期于台儿庄阵亡，这几年靠点微薄的抚恤金给我母亲糊口，骗她国家打仗没钱开薪俸，时而也有些给每家寡妇送去内容相似的短信，说她们的男人在前方身体健康，叫她们在后方安心抚育儿女，等等。

其实，母亲早已知道父亲殉职了，她的全部精神支柱是她一生生育七个儿女唯一活下来的我。有一夜，我突然惊醒虚眯着眼睛见母亲掌着一盏煤油灯坐在我的床边定定地凝视着我的睡态。不时地把被角按按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大了，还蹬被子。”

我噗哧一声笑了，说：“你还把我当娃娃，我都二十多了。”

妈叹口气，酸酸地说：“妈对不住你，没钱能把石家姑娘留住——她远嫁前两天来了，扎在我怀里哭着说：‘妈，让我来生再托生个女人给你作儿媳吧，哭得我心都碎了’。”

我坐起来，皱着眉头说：“妈，事情都过去了，提这些烂事干什么，你快睡去吧。”

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消息传来，万民欢腾，放了一夜鞭炮，清晨起来，大街小巷铺上厚厚一层花花绿绿的纸屑，硝烟的刺鼻辣气还没消失尽净。妈过日子很苦，靠缝洗换回几枚铜子糊口，我决意留下谋事，让妈过上几天舒心的生活。

#### · 鲁迅研究会的风波 ·

经同乡会刘老先生的活动，我接到省立安康中学教英语的聘书。我迈出了人生转折的一步。

上课那天，我看见一堂年龄较我小一两岁的同学，在校长介绍完之后，我又作了一番简明的谦逊表露：我们都是同龄人，讲的不好，请多包涵。

他们哗然哄笑起来，窃窃私话，背地里叫我“小吴先生”。不久，我助编《兴安日报·八月》，他们就文学创作问题铺头盖脑地提出让我解答，大约在十月份，高年级有几名学生组织起：“鲁迅研究会”请我担任指导导师。是到我家口头通知的，其中有个同学打趣地说：“吴先生面江而居，江水会给您涌来诗情的！”

我眉毛一挑问道：“沿街住的都是些穷苦人家，名门望族者在城内，这你们都清楚。我没诗情，只有苦情！”

他们将话题挑开，问我：“诗与散文的内质差异是什么？”

我不加思索漫谈似地说出我的看法：诗是有强烈节奏感的，跳跃性很大，如出山之水；而散文徐缓铺叙清晰描绘，若

静静湖泊。诗的语言太散文化了，理性太强，很难扣人心弦颤动；散文的语言诗化，削弱了散文的明快，不易产生共鸣。

.....

他们要求我讲：鲁迅先生的《野草》，我摇摇头说：“我不敢谈博大精深的鲁迅先生任何一篇作品。”

我在该校是讲授英语的，也曾讲都德的《最后一课》，把“小法朗斯”描绘得活灵活现，引起同学们的唏嘘喟叹，几个东北籍的姑娘泪光闪闪。

没预料到“鲁迅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时，我出席坐在前排，接受了“指导导师”的聘请，校方说我有危险性而未接到来年聘书。

在残冬时节，过完春节不久，我冒着似雾似霰的飞雪走进大巴山中。

### · 巴山小城 ·

巴山小城，在坚固的城墙之内，有十字街，东街有县衙、中学、商铺，西街有所师范和货栈，南北街多住户，西门外有条长数里的繁华商业街。城虽小，却不平静。民风淳朴忠厚，而商人却尖嘴油滑。

我除去教高年级的英语课，每周还给中年级讲几节国文。手头少工具书，教古文很吃力。

导演《杏花·春雨·江南》，校长曾就读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县里担任议长，对我工作很支持。我也能平等地与他交换对时局的想法，是少有的开明士绅。

在我导演话剧时，我那班的女学习委员抱来一叠子作业本，她喊我一声：“吴先生，作业都收齐了。”我顺手指指窗台说：“先放那吧！”她说：“不，”指着第一本，正是她的作业，悄